

黃侍御疏稿

二卷下



查繼爵倫次疏



題爲欽奉

勅諭事准司禮監太監李奇懋宗人府掌府事
太保駙馬都尉侯拱宸會稟前事先該刑
部尚書等官喬允升等題爲叛逆朋謀等
事奉

聖旨據奏岷藩謀逆等情招擬俱有確憑親王
薨於非命事體重大且干宮壺內外各犯尚

未通招查照先朝典例著司禮監太監李奇
懋駙馬都尉侯拱宸前去會同該撫按官將
發回及在彼有名人犯招供事情逐一鞫訊
宮犯聽王妃寃問仍多方體察務得詳確真
情叅合部議擬罪具奏候旨遵行應繼親支
同各宗查原奏玉牒倫序相應并目前管理
府事議妥另奏其餘事宜聽撫按奏奪伴送
宗人并押回各犯官旗著本衛選委該衙門
知道又特

勅臣等其應繼爵親支據撫按奏長史開報
玉牒應綏寧王長孫企鏗子年方肆歲未經請
名又據企鋌等公舉岷憲王次子常寧王
庶長子朱國英亦未請名俱未載入

玉牒仍會同各郡王宗室及地方各官備查統
系源派倫序相應的係何人常寧王子向
未請名原屬何因竝目前管理府事等事

另行具奏欽此移會到臣臣又據分守湖南道右叅議吳伯與呈詳爲籲天電徹夙寃權奸離間陷害名封懇恩賜題親支承襲祖爵以繼藩祚以廣

聖恩事蒙臣批據岷憲王次子常寧王第壹子朱國英呈前事詞稱英生不逢辰顛連下同榮獨父王幹坤

册封常寧王迺祖考憲王之次子行同章子情類申生遭權奸悍奴姚正常善好張問士彭祖清噴先王賞賜菲薄禮貌踈倨肆讒離間憲祖年已耄耄惟肆人之言是聽父王被讒不得奉朝請者拾年號泣以沒抱恨終天我憲祖惡其子遷怒於孫致英兄弟貳人未得奏請名封府第田產一併訖訖英兄弟寄食民間夫婦參人流離困苦雖請食口糧寅賣辰年困苦無告今幸奉

天語查應繼親支英實岷憲王孫常寧王第壹
子生母鞠氏萬曆貳拾玖年禮娶入宮係
額妾人數非濫妾比也雖濫妾所生之子
要例開載聽繼王爵者臨期請

旨定奪英的係親支請旨人數年已貳拾玖歲
恨君門遠於萬里下悃難通呈乞俯憐貧
困親支王孫提掖代奏庶岷憲王一綫之
脉不致斬絕七廟英靈九京啣德等情蒙
批分守下湖南道會同巡道查議報行府
仰州牒長史司該長史李鍾華看得朱國
英據建德王府企鋌等呈稱係常寧王之
子憲王之庶孫又據本宗所呈詳查

玉牒常寧王於萬曆拾伍年

冊封爲王嫡妃熊氏妾媵李氏于氏但郡王額
妾數該肆人而鞠氏亦在額數但因未封
亦該以濫妾之例律之國英名封未授竝

兼離間正坐此耳彭祖清張問士久已物
故而姚正常善好父已在逃難以拘獲質
對常寧王生於萬曆陸年而薨逝於肆拾
伍年今英行庚貳拾玖歲當在貳拾肆歲
所出於憲王積怒之前積怨之後時移勢
殊不當其時難以深知歲報冊載英名英
食口糧壹拾貳兩伍錢坐派新化縣於萬
曆參拾捌年貳月初拾日奉文詳允大抵
英之不得名封者以母鞠氏雖在額妾數
憲王遷怒未肯發本矧又收去財產未授
封冊故英不得名封今當照濫妾例行要
例會典載如有聽繼王爵係濫妾之子有
礙請封者臨期請

旨定奪等因牒州該本州知州韓仰泰看得朱
國英據長史司查勘不特英名未載玉牒
卽英母鞠氏亦未請封也則濫妾可知矣

而英之名封未請想亦常寧王乾坤得罪
憲王以致之耳似當照濫妾例有礙請封
者臨期請

肯定奪等因申府該本府知府杜遊奇覆看得
岷藩王薨之後諸宗及王親紛囂萬端地
方官審究纍纍而以為不審不究百般為
地方苦心盡付東流惟天日可表鬼神式
臨不必贅矣但今日欲議承襲攝理止可
質之諸宗問之王親體察於

欽差卑府何能再贅一語以取不明之誚耶母
已則韓知州官於本地稔知最真惟州叅
看最確煩亦依州議行之耳等因詳道該
本道會看得岷王薨已參載諸宗紛囂萬
端地方官舌敝頰禿以至心胆俱瘁尚未
知究竟何所至朱國英父常寧王得罪憲
王乃家事也家事非外人所得知承襲祖

爵國事也國事必
玉牒而始信故今日不當問父子之愛離而當
問

玉牒之有無卽英母鞠氏原未受封與濫妾相
等則例有濫妾所生礙於請封者臨期請
旨定奪具在會典非本道所敢輕議等因
又據守道右叅議吳伯與呈蒙臣牌照得
岷事見今會題惟承襲管理二項奉

勅地方官備查統系源派倫序相應今乃搖搖
未定有礙回奏牌行本道會同巡道卽將
一應批查呈詞要見某人保舉某人或承
襲或管理孰是孰非查議的確具詳隨經
行據寶慶府手本稟稱承命議承襲管理
此係

欽使按院同兩道主持定議府州司卑卑下屬
有聽命已耳時諸宗議企銅裡汙又議企

鏃轉換無常下屬安能置一議乎寧謝官
而歸不能當此責也等因該本道看得承
襲之說往歲幾經辨駁及今尚煩論置本
道自揣何分尚敢私叅其間至於管理則
諸宗之於企綢裡汴也袒分左右雖不無
多寡於保舉而意同胡越勢必至構亂於
先登本道前申文云府州司既兩持未決
將兩道何所據而專請固實語也况諸宗
倏而譽歛倏而企鏃議如羨沸然何怪該
府之心戰語塞也以本院同兩
欽使共奮剛斷自可底定衆囂本道安得以茫
昧之虛辭貽攘奪之實禍哉自有岷事來
本道不敢辭勞弛擔想本院必有恫然惻
然者矣等因又據巡道副使石維嶽呈詳
該本道看得承襲之說固非本道之所敢
專至於管理者如諸宗猶各保企綢裡汴

貳位已不能決今又增而爲企鏃矣無怪乎該府之難措一詞也若非本院及兩欽使之斬鋼截鐵力爲主持則諸宗日愈有喙喙爭鳴而已誰敢以安干而取罪戾等因據此先是臣奉

命而後曉夜祇懼仰遵

皇上多方體察之

旨隨牌行武昌府推官禹好善查盤寶慶府郎

令備細體訪岷府等事今據本官手本稟稱岷府無嗣國器失守議襲議攝者衆口不同有司漫無主持惡宗乘而睥睨職恐蕭牆之禍又不止在侍聖與企鋌也先是企鏃之子襲王而以企鏃之賢代攝正派未明居攝無當朦朧含糊有錢者勝以國爲戲良可嘆也職查得岷王康王之後也康王有玖子絕故者陸止有岷憲王與

企錚及今之初陽王也憲王絕矣企錚應繼企錚痴矣其子應繼其子幼矣初陽王當攝此岷統之倫序也奈何有企錚者不知係何支派竟以通天之手况穴之金賄買公舉儼然攝理陸月半侵岷費不亦企錚之故智乎不知今日之事不但企錚不宜攝卽企錚與其子亦不宜承查得岷憲王生貳子長幹跬次幹坤跬生企鈇鈇生裡洪卽今薨之岷王也幹坤初封爲常寧王生子貳長國英次國俊見今流爲庶人憲王蓋未絕也因常寧王得罪憲王憲王廢爲庶人并其貳子不與請封不與請名是以強宗借口一廢俱廢不曰

玉牒無名則曰濫妾所生今查國英國俊係常寧王第肆妾鞠氏所生雖非嫡出何以云濫所謂濫者優娼賤婦桑間牒上野合無

禮飄泊無根者倫豈鞠氏儼然配王而所
生之國英國俊一槩遺棄不但不明嫡庶
之義亦且不知濫妾之名矣夫以金枝玉
葉竟與腐草同觀亦大不平事職謂常寧
王得罪於父其子國英未嘗得罪於祖憲
王已不有其子何忍遂不有其孫

玉牒無名乃應有而不得有豈不應有而無耶
親王的派視爲陌路之人踈遠孽宗反竊
神器之守孰主張是職謂拔微顯幽扶統
正分使憲王無子而有子國英無國而有
國亦今日一快事也伏乞本院再加查訪
如果職言不謬乞將國英續承岷統楚弓
楚得天理人情寔爲允符無使梟獍錢宗
今日爭攝明日爭繼萬一舛錯則馬牛襟
裾紊倫序而玷辱

玉牒關係非渺小也等因到臣該臣以爲岷府

承襲一事興繼在於一時是非昭諸萬禩
介在毫釐判於千里敢不慎與自薨王無
嗣角丞兢起蜩蟬沸羨迄今弗寧於是有
謂朱國英宜承者有謂企鏗宜承鏗痴而
其子宜承者有謂以親而裡汴宜攝者有
謂以賢而企鏗宜攝者有謂汴與鏗兩相
持而以企鏗攝理爲解紛者臣謹會同司
禮監太監李奇懋宗人府駙馬都尉侯拱
宸反覆詳議多方體勘則固不敢外
皇上之明倫與酌定之要例而別有請也
勅云應繼親支統系源派今查薨王憲王之後
也使憲王之嗣絕無然後當舍而旁求於
別支今憲王之孫常寧王之子固有朱國
英朱國俊者在矣若夫企鏗則又康王之
孫綏寧王之子隔壹世矣源派分親疎判
矣乃或曰國英

玉牒無名也不知英無名鐸之子亦無名英之
無名是其微弱而不能請名非其請之而
不宜有名也又或曰英爲濫妾所生也不
知英母鞠氏爲常寧王額妾非濫也又或
曰常寧王得罪於憲王也不知常寧得罪
國英國無罪也若論父子責善則憲王之
疏常寧王原非以其罪而國英又何罪乎
今以

天潢而等之凡流以王孫而夷於常布使其形
影相吊不得與多金者爭一日之長此義
士之所以扼腕而不平也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查議或准國英承繼以延憲王
之脉或用企鐸之子但繼岷王之傳而憲
王則絕矣惟俟

聖裁若目前管理以倫序論莫過裡汙蓋宗藩
酌例開載甚明其云親同論齒齒同論賢

以明賢之不可與親比也則調又何可與
汴比也况人之才具不甚相遠酌例已言
之於前乎或有謂調爲郡王者則酌例所
不載而汴亦未襲之王爵也至鏃之與調
源派相同益可無論矣若

皇上以酌例所載或用裡汴暫充管理之責若
用國英承繼則英長自民間貳拾玖年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料理府事亮非所難或
卽罷管理之舉以省紛囂亦便計也統惟
皇上裁定非臣等所敢輕議也臣再照楚中法
度積弛

皇上明作振飭凡事責成撫按臣每遇奉到卽
行顧臣之轉行者道府州縣夫固上下相
承而利害與共者也使有呼必應桴鼓隨
聲何事不集乃楚中急公者固有而怠忽
者尚多卽如承攝一事臣日駐寶慶嚴催

乃道委之府府委之州司任其築舍搏沙
茫無定議不知是是非非明白聲說有何
妨礙而難於有承若此臣之誠信不能有
孚固惟自愧第人臣苟精白乃心以事
君上則青天白日之下明目張膽爲所當爲有
如壯士伸臂誰得把持止水鑿形誰得淆
亂不然而先橫成見排衆論以不容或漫
無主裁任羣紛而莫定臣不知其何心矣

卽曰調停人情爲地方善後之計則

聖裁旣定以明威爲震震誰不屏息又何紛囂
之是虞乎至寶慶府知府杜遴奇之語尤
偃蹇不倫已爲鄧之沛具奏應聽另議外
該臣又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洪如
鐘相應會題伏乞

皇上天語申飭以後楚中諸臣當茲多事之時
須切急公之念同舟合力加意奮作設再

猶前世沓呼不卽應臣等唯有謄之白簡
固無能代爲受罪也臣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再查國英始末確據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司禮監太監
李奇懋等題前事奉

聖旨岷藩繼爵管理事關天潢倫序還著考據
明確具奏禮部知道欽此隨行庫查

玉册岷府相傳宗派與原題悉同惟常寧王幹
坤有子朱國英原未報生亦未請名無從

查覈至於父子責善非司庫所能知祁陽王曾長孫禋汴應否以管理屬之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詳閱司禮監太監李奇懋等前題并查

玉冊報生請名冊及諸王表大畧岷府始封之莊王傳國陸世以及康王康王傳之憲王憲王之子五有傳者惟第貳子之僖靖世子第肆子之常寧王也繇僖靖三傳至於今薨之岷王禋洪而絕蓋憲王之第肆世矣繇常寧而後雖未有傳爵然其庶長子朱國英固見在也繼襲必論親支則當求之憲王之子而憲王之子除僖靖之後無人則親莫如常寧而繼莫如朱國英是仍不失憲王之派若舍憲王之後而求之綏寧之子則爲康王第叁子綏寧之派而與憲王何與蓋綏寧有後而憲王無後矣原

題之詞明暢簡切足以破後綏寧者之非而不必論綏寧之呆其子之幼之未名可也但國英之母册無氏姓而國英亦無生年月日在諸王表則常寧已絕除矣襲國大事臣部豈敢輕定必該省撫按嚴加查勘國英之母的係何氏其家何處是常寧王何項妾媵人數卽濫妾子女而聽繼王爵則要例中所載亦不得諱但求是常寧真血脉耳國英初生其收生者何人乳養者何人以何年月得罪於父乃致離棄旣棄之後一向何門飄寄并當時父子責善本末輕重之故亦須明白聲說不得復種疑根岷府宗支甚多喙長三尺豈遂無一公道者而國英之生年貳拾常寧之薨在萬曆肆拾伍年非甚遙遠之事武岡一州之人萬耳萬目亦決未泯滅無聞也特在

撫按加心體察母護前母怯後母貽地方
再三之苦母致

朝廷更番究竟耳且岷何府也在內曰宄在外
曰奸憲王之後何恠不有蓋國非其國家
非其家久矣今能得滴血之裔亢宗之子
庶不負

朝廷親親大恩我

皇上至再至三之盛意但國英事體明白則管
理屬之禮汴有何不可伏乞

初下臣部遵奉施行本部尚書李騰芳等具題
奉

聖旨是還行該撫按勘明國英生母姓氏竝責
善本末有何確據一一詳奏國事暫著禮汴
管理欽此咨院備劄到臣該臣隨經移會撫
臣并案行守巡湖南道及武岡州查勘去
後隨據守道右叅議吳伯與會同巡道副

使石維嶽呈詳蒙臣批據武岡州申奉
案驗前事仰州會同長史司遵照

明旨內事理即將國英生母姓氏并責善本末
從實查勘明白一一詳報以憑覆覈會題
等因准長史司牒稱建德黎山南漳南安
等王府長孫輔奉國將軍企鋌企鏗企鏜
企鏞企鐸定噴幹惟幹惆種南等手本爲
公舉滴血親支據實回復事不幸岷國主
薨絕鋌等公舉岷憲王孫常寧王庶長子
朱國英親支理當承襲已蒙會題奉

旨覆勘鋌等細查常寧王乾坤係岷憲王第肆
子於萬曆拾伍年玖月初捌日冊封常寧
王選嫡妃熊氏有疾無出萬曆貳拾玖年
貳月初拾日禮娶在城州民鞠茂林第壹
女鞠氏爲妾於萬曆參拾年捌月拾壹日
寅時生國英於岷府伺享館叔生婦熊氏

乳母蕭氏現存內使段進忠可證參拾貳
年閏玖月拾陸日常寧王分封出閣已長
參歲矣鞠氏又於萬曆參拾玖年參月貳
拾柒日生壹子朱國儁於常寧府中叔生
婦張氏又生壹女鳳音鞠氏萬曆肆拾肆
年貳月初陸日故此英生母姓氏原因是
實但責善本末可爲痛心流涕憲王寵多
內嬖常寧母妃盧氏以色衰失寵憂憤以
歿常寧痛母之心切常以語言幾諫憲王
王怒又加宵小離間拾年不得奉朝請是
以失陷貳子名封常寧情顛匡章憶母行
同申生被讒時號泣昊天冀親悟悔於萬
曆肆拾伍年伍月貳拾參日氣鬱而逝此
責善本末也常寧歿後將府宅改爲書院
膳田家僕悉收入內將英儁二人逐竄民
間任居鄣屋英儁果係憲王血孫常寧脉

子今奉行查各宗具實明確轉達俾英早
膺封爵以正藩祚通國攸賴矣等情到司
該本司左長史李鍾華看得朱國英生母
鞠氏係武岡州民鞠茂林第壹女英生於
萬曆叁拾年捌月拾壹日寅時収生婦熊
氏乳母蕭氏萬曆肆拾捌年禮娶生員夏
良謨第貳女爲配郡主額妾例當肆人常
寧嫡配熊氏選妾李氏于氏其鞠氏當在
額妾第肆未曾題請當以濫妾論之濫妾
之子有臨時請

肯定奪之例已蒙會題不啻燭照數計矣其常
寧王責善本末時經多年官不同時何能
深知雖據企鋌等所稱僅得其槩未盡其
蘊聞通國之所稱里巷之所譚萬耳萬目
公論尤在人心言常寧王有妃熊氏曾入
宮稱賀而憲王之婿儀賓龍汝震有讒構

之言憲王聞而怒怒而責汝震竟斃杖下
有囹圄之慘憲王惡汝震之爲常寧黨也
恨常寧益深當年召常寧於國門呼通宗
於堦下數常寧之罪嗟嗟常寧何罪哉及
至晚年省耘軒憲王獨酌自嘆有悔心之
萌念及常寧泣數行下因有今薨之岷王
禮洪在而前念未化遂絕意不譚常寧遂
棄常寧之二子收常寧財產盡入國中而

國英國僑流落民間

玉牒不載繳還冊印在諸侯王表之爲絕除蓋
坐此耳父子天性豈忍隔離責善傷心流
爲不可解之苦禍延人國一至此哉國英
不可譚祖父之失而困苦人間近三十載
竝無怨尤可謂賢矣今據武岡人皆曰國
英口鼻耳目言笑舉止儼然一常寧也夫
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非其種類豈能相

合非常寧之真血脉而何英遭人倫之大變值未有之奇阨而使不遇豈天也哉扶危救正俾常寧王有子憲王之統不墜裁酌取自上裁非卑職所敢輕議也等因牒州該知州韓仰泰看得朱國英的係憲王之孫常寧王之子會議明確無容喙矣但查其母之姓氏竝英之生年月日與夫當年父子責善本末輕重之故亦難言之矣國英之母的係鞠氏常寧王於萬曆貳拾玖年貳月間娶爲弟肆妾於參拾年捌月拾壹日寅時生國英於岷府伺享館叔生者熊氏乳養者蕭氏遡之母姓則國英是常寧之真脉無疑國英之嫡母熊氏生有節操一日入宮稱賀適值儀賓龍汝震構讒憲王恨其婿而并及其子以常寧爲汝震之黨惡也下汝震於獄置之立斃後又

召常寧於國門呼通宗於堦下數其罪而責之幾與汝震同登鬼錄長史司之言句句皆當年之實事也常寧薨後追其冊印沒其家產焚焚國英兄弟二人寄居鐵鑪巷就食民間爲流離漂散之子耳此諸王表常寧絕除之故所繇來矣國英

玉牒無名正會疏內所謂應有而不得請非請之而不應有者也則從前之習弊一掃而以後之紛爭永息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端在此矣等因蒙批分守下湖南道會同巡道覆確速報蒙此該本道會同巡道看得朱國英爲憲王血孫常寧昧子逆之母姓考之生年月日該州司身近藩封博采國論宜一一可指其面貌言言不啻其身嘗也若常寧幾諫其父以母氏而痛心憲王失陷名封以子諍而嫁罪含憤地下

常寧耳之矣流落人間國英何堪哉况建德諸宗未奉勸明之先已有承繼宗支之公呈尤州司今日之左券國英同堂之影身也本道故據府州司之申報直爲轉達如此餘非所敢擅擬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洪如鐘看得朱國英爲憲王之孫常寧王之子應襲岷王之爵與未曾報生請名之故臣等前疏已悉第親藩係

天潢一脉承襲乃世系所關臣等敢不窮源溯流務求至當以仰副

皇上慎重之意是以細查國英生長之地竝其日時與其母氏而國英之應承襲也了了分明矣國英生母鞠氏係州民鞠茂林之女常寧王禮娶爲第肆妾於萬曆叁拾年捌月拾壹日寅時生國英於岷府伺享

叔生婦熊氏乳母蕭氏蓋國英生三年而始隨常寧之邸也常寧薨時鞠氏已先年而歿矣此皆確有可據者至責善本末則事在宮中非外人所深知據通宗公呈以爲常寧之母妃盧氏失寵憲王常寧屢諫成隙遂致相夷而長史與該州申文又以爲宵小肆讒逢憲王之怒因奪其封沒其產竝逐其貳子而常寧竟齎寃憤以暴薨矣總之常寧之孝思鬼神可質其清白天日爲昭而國英之以血胤王孫逢飄寄食又路人聞之而飲泣者也目今離照當陽覆盆寃徹顯微闡幽是在

聖明非臣等所敢擬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定奪奉

聖旨據奏國英生母姓氏責善事情具有公呈申文知道了襲封大典正始宜嚴禮部還酌

情揆義確議具奏

叅看道府疏

題爲奉

旨叅看事本年柒月初玖日奉都察院勘劄刑
科抄出刑部題爲叛逆朋謀等事奉

聖旨各犯旣會審情真彭侍聖胡氏彭學孔彭
學臯彭祖恩彭學伊依擬便著彼處會官處
決企鉅企鐘勒令自盡劉仙娘監候處決企
鉅幹坎押發高牆禁住彭學會等彭侍玄等

十二名照例發遣餘俱依擬該省撫按道府等官漫視大獄著部院該科併將長史承奉都察者來說欽此臣除發抄吏部外與考功司往迓商確期會部院早完此案用無負叅者之

明旨但念此一獄也乃千古未有之奇事令人覽未終篇髮上指冠而該省撫按道府職司地方既不能按法而誅奸惡又不能據事早行叅奏向非王妃自行控訴幾於沉寃莫白大奸漏網此何等重大而乃玩忽歲月不明不白漫視之罪洵莫逆矣然爲時旣久官之遷轉不一旣不可濫入一人於事中尤不可遺漏一人於罪外叅者欲嚴法難懸坐乞

皇上勅該省撫按細查事起何年經營何官自撫按道府并長史承奉去任見任一一指

名據實具奏然後臣得隨部院詳行叅看
庶得申考功之法而仰遵

天語之森嚴也伏乞

皇上施行奉

聖旨親藩異變地方官玩徇獄情豈能追責該
科既說法難懸坐著行文該省巡按御史自
岷藩遇變之日爲始將撫按道府等官併長
史承奉不論見任去任俱詳開職名來看其
曾經讞獄與事有關會的一一指名據實勿
混勿隱限文到拾日之內卽行回奏該部院
知道欽此抄出到院備劄行臣奉此臣於時
正駐寶慶府會決各犯隨卽牌行守巡下
湖南道右叅議吳伯與副使石維嶽并武
岡州知州韓仰泰弔查各道府州一應始
末文卷到臣該臣逐一查閱謹將岷王於
崇禎元年肆月初壹日遇變以後各官職

名開款詳列竝曾經讞獄與事有關會者
一一指名據實開後外除前後章疏見在
御前與文移之繁浩者不敢復贅仍將各官審
看竝批駁詞語另造一冊同各道府州原
卷呈送都察院與部科備查以明臣之不
敢隱不敢混也惟是臣同在事中亦不敢
外叅一語特於各章疏申文招卷確有可
憑者據實以聞如此再照臣自奉

旨會勘以來駐於該府日時頗久朝夕飲水惟
恐無當以負

聖明之委任於是多方體察博採輿情又據委
官之開報與道路之喧傳臣竝不敢毫有
所隱不以聞之

皇上蓋涼茶冷汗之說於長史周一奇承奉
董進之申文今俱已物故可以無論乃守
道龔承薦何不察而生其說也說者謂薦

自寶慶抵武岡時沿途饋送已如其意而
桶內黃金之有靈也知府杜遊奇初批亦
嚴後胡爲而中變說者謂企鉅婿黃會中
之參千金使然也至同知黃克儉不行審
勘先自查帑有謂其得涼石二顆炎天盛
暑握之而徧體透涼者有謂其得自鳴古
琴者有謂其得珍奇古玩法書名畫數多
者有謂其得恠石木器大理石牀者有謂
其捆載數槓復運三舟者臣已拏問其用
事書手姜應龍亦旣招承矣若見任守道
吳伯輿初亦惑於龔承薦杜遊奇之說先
貽臣稟有京招之內一人不可減京招之
外一人不可增語然臣一嚴駁遂瞿然而
返之正猶幸爲不遠之復也伏乞

勅下部院該科分別叅看上請定奪施行
各官職名

一巡撫

先任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今爲民

姚宗文

見任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洪如鐘

一巡按

先任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爲民溫

臯謨

先任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陞陝西

叅議宋景雲

見任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降級管

事臣黃宗昌

一守巡道

先任分守下湖南道今陞四川按察

使龔承薦

見任分守下湖南道右叅議吳伯與

見任分巡下湖南道副使石維嶽

一府官

見任寶慶府知府杜遴奇

一府佐官

先任寶慶府同知今陞南京工部郎

中黃克儉

見任本府同知戴文選

見任本府通判今在任病故張得春

先任本府推官今陞山東萊州府膠

州知州梅開

見任本府推官楊新泰

見任長沙府推官張廷對

一州官

見任武岡州知州韓仰泰

一長史官

先任長史今故周一奇

見任長史李鐘華

一承奉官

先任承奉後解京病故董進

指名據實

一初申文係已故長史周一奇已故承

奉董進

一會題薨故日期係先任撫臣姚宗文

按臣溫臯謨

一奉

旨查覈係見任撫臣洪如鐘先任按臣宋景雲

一初審覆審官係先任守道龔承薦見

任巡道石維嶽知府杜遴奇先任同

知黃克儉先存後故通判張得春先

任推官梅開見任長沙府推官張廷

對武岡州知州韓仰泰

一盤帑官係見任同知黃克儉見任知

州韓仰泰

一奉

旨會勘見任撫臣洪如鐘因入援係見任巡按
臣黃宗昌具疏會題

一初審覆審官係見任守道吳伯與巡
道石維嶽同知戴文選推官楊新泰
武岡州知州韓仰泰長史李鐘華奉
聖旨岷藩異變地方官不能按法討罪又不據
事奏聞漫視舍隱已屬非法據奏龔承薦杜
遴奇黃克儉等濫受多賄徇情鬻獄天潢何
事尚敢如此都著革了職并行賄人等該撫
按拏解來京究問餘著該部院叅看來說

附部覆叅者疏

吏部尚書王永光左侍郎謝陞一本為奉
旨叅看事吏科抄出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今降
級管事黃宗昌題前事奉

聖旨岷藩異變地方官不能按法討罪又不據
事奏聞漫視含隱已屬非法據奏龔承薦杜
遴奇黃克儉等濫受多賄徇情鬻獄天潢何
事尚敢如此都着革了職并行賄人等該撫

按拏解來京究問餘着該部院叅看來說欽
此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都察院署院事
左副都御史張捷吏科都給事中劉漢儒
等叅看
得彭侍聖等構逆異常致有岷藩
異變諸宗之公論共惋王妃之悲憤堪憐
使地方有一曉事之吏亦何難明伸國憲
窮究根株而無奈昏者扶同貪者故出坐
使國憲幾漏罪人如龔承薦杜遴奇黃克
儉等受金竊帑明縱窮兇業經

聖明大震雷霆振揚法紀矣而又命臣等叅看
其餘以倣官邪以彰國法臣等恭繹

聖旨詳看招詞深恨撫按以下多官竟無一曉
事執法者而其罪狀亦可得而畧言方岷
王之暴薨也捏房勞邪說者承奉董進長
史周一奇耳知州韓仰泰妄聽而申姚宗
文溫臯謨亦妄信而奏夫初情所係重以

天潢竟爾糊塗遂開疑獄然猶曰事待鞠
審也洪如鐘宋景雲實從其事正當督責
道府深究謀弒諸姦而在如鐘則以姑依
擬三字徇人在景雲則謂謀王之事斷乎
必無以結種種疑案之局卽龔承薦杜遴
奇黃克儉等貪金鬻獄若罔聞知不能伸
寃并不能察吏愧此建牙愧此持斧矣黃
宗昌按楚已久推察不先前有姦而不知
糾旁有賊而不知察直俟部審

欽差因人成事

部審尚未題差何能先行糾察

東手昌另委官體訪得情始據稟會稿上
聞是誰因人是誰成事一查月日先後自
見卽能發道府之貪鬻而大貪遲遲奏聞

嗟其晚矣又何及矣韓仰泰初審虛謬歷
審扶同總穿鼻於奸人併指頤於道府梅
開張得春張廷對李鐘華但知附會上官
不恤身嘗吏議自貽伊戚是誰之愆石維

嶽周旋共事批語昭然曲庇罪人豈曰執法向微親臣近侍奉

旨密查卽吳伯與亦將終惑遊奇承薦疑案之詞又何能與戴文選楊新泰剖得實情爲岷藩定此疑獄哉總之啟疑案者失在罷輒主疑案者失在貪汙而扶同相蔽不伸法以討賊據事以直聞則自撫按以至州司前後同一覆轍耳再照姚宗文溫臯謨已經

欽定逆案處分革職問罪洪如鐘已經革職爲民行巡按御史查明用過軍器錢糧奏報龔承薦杜遊奇黃克儉等見今奉

旨都着革了職該撫按拏解來京究問董進已經監故周一奇張得春已經病故其宋景雲石維嶽梅開張廷對韓仰泰李鐘華俱應革職聽刑部問擬黃宗昌吳伯與應各

降四級調用戴文選楊新泰俱係新任似
應免議但事關重大臣部不敢專擅或復
別有裁奪奉

聖旨岷藩一獄此地方何等事乃經讞多官玩
視不理至貪賄庇奸如龔承薦等直待奉旨
查核黃宗昌始借叅卸責巡方風紀何在宋
景雲等六員都着革了職刑部擬罪具奏黃
宗昌吳伯與俱降四級調用戴文選楊新泰
姑免究

附錄司禮監太監李奇懋書

弟於八月奉

命至楚遵

諭廣詢雖逆謀情狀具有前招而繼爵宗支茫
無的據且詳語游移申詞悖謬不知承讞
諸君是何肺腸數月來惟束手痛心而已
自台臺入境後乃力排其游移者定企鉅

之同謀嚴駁其悖謬者明國英爲正派定
力苦心確乎不易第輩方豁然於心矣從
來題奏必據道府州司之文乃諸詳堅執
不回有呼莫應非台臺破除舊例委禹推
官多方體察明目稟陳安能得情如是乎
據稟成疏實屬創規移文見示第輩得藉
手

上聞此第輩因台臺成事耳而乃謂台臺因人
耶部議未察此情殊違公議第輩當媿死
矣台臺數閱月來勞怨不恤一片純忠義
氣

天地祖宗實昭鑒之第輩面

奏時斷不敢掩此公道惟台臺靜俟論定可也

品
何

西



